

70年难忘事

心灵感悟

情满海湾

■ 王国明

我生在中原，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。中原人的性格里大多都带着母亲河那种奔放豪爽、朴实、坚韧，勇往直前的特点。

海湾，位于上海最南边杭州湾畔。初识海湾是2002年，已有近20年了。那时的海湾发展刚刚起步，只是在小镇的外围，修建着几条宽阔的马路。当时，两次来到这里，总共算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时间。总体的印象是海还不像海，因为海水是黄色的，生活条件也很差。通往市区也只有一条路，交通显得不便利。3000多人的小镇上只有一家超市，毗邻小镇的一所上海师范大学，以及很少的工厂企业。

真正融入到海湾，那是2007年春节，记得是正月初六。由于工作关系，驱车1000多公里再次来到海湾，从那时起成为这片土地上耕耘者。

随着春天到来，北方逐渐冰雪消融。沉睡已久的大地冒出了绿芽。跟随着春姑娘步伐，到处生机勃勃，万物复苏。然而上海的冷才刚刚开始，相对湿度大的海边加上空气中夹杂着海风。这里的春天仿佛比冬天还冷，的确让人一下子难以适应。除了气候不适，随之而来的梅雨季节更是让人难受，空气中的湿度不断攀升，地面上总是湿漉漉的，身上也感觉湿乎乎的，稍不注意，东西会发霉。

梅雨过后，天空就像刚刚被清洗过一样，湛蓝湛蓝的，几朵洁白的云飘舞在天空，如同仙境一般。这时的海湾，减退了厚重的湿气，迎来了清爽。下了班，喜欢约上三五好友到上师大的球场打打球，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下来，早已是汗流浹背了。这时候会脱下上衣，躺在温热的塑胶球场上，算作休息也是感受大地的怀抱。起来的时候，球场上会留下汗水的印迹！这时候再去旁边的操场上跑几圈是何等的惬意。漫步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，抬头望去，马路就像被两旁的树包裹着。不知何时飘来一阵阵清香，像甜甜的蜜，熏得路人醉。问身边的同事，“这是什么香味，就是香樟树呀”。仔细一看，路边普普通通的一棵棵香樟树上，盛开着星星点

点的花朵。微风拂过，阵阵香味沁人心脾。

后来，华东理工、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相继搬来。海边也建了高尔夫球场。据说，从海南运来了白沙建起了碧海金沙。每逢周末，远在市区的人们也会前来海边休闲，这时的海滩，人流如织，有一家几口的，有大学生有情侣的……

最迷人的季节大概就是秋天了。点缀秋天要数桂花了。桂花是我来到上海看到过最朴实的花。就像一个人不善言辞却默默奉献。小米粒团一样的小花，一团团、一簇簇，装饰着秋天，给整个南上海的空气中平添了天然的香味。风力发电的风车在海风的吹动下，一年四季的转动着。傍晚的海滨，站在海堤上眺望大海，一望无际。那种感觉会让一个人的心胸开阔。烦恼、忧郁，也随风飘走。此时的天空，红色的、蓝色的、黄色的，交相辉映着，犹如一幅油画。

每当国庆、春节长假，渔船相继归港，一排排、一行行。一面面崭

新的国旗，挂在船头随风飘扬。让人看得心潮澎湃，爱国之情油然而升。耳边也会不经意回荡起那首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动人旋律。

如今，虽不生活在海湾。每每回想在海湾生活的一点一滴，都是那样的亲切。就十几公里的路程。刚离开的前两年，周末常常会开车一个人到海边站一会，看一看，吹吹海风。自从喜欢上了跑步之后，每次线路都会情不自禁跑向海湾，跑向大海。随着距离海湾越来越近，海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脚步也会越来越轻盈，经过海湾大学城、东海观音寺，一步跃上海堤，海就在眼前，或涨潮时惊涛拍岸、或退潮时温柔恬静，广阔无垠是海的胸怀，一望无际是海的梦想。遇到晴天时，不远处的岛屿随时可见，偶尔也会有几艘小船穿梭在海上。思绪也会飘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诗人艾青说过：“为什么眼中常含泪水，因为对这片土地爱的深”。此时此刻，或许这就是我对第二故乡的情愫。

仲秋月前的偶感

■ 高春光

有些醉意。仿佛看到从《诗经》里走出一位能歌善舞的绝代佳人，在水一方，从两千多年前款款而来；从《四书》里走出四位道长，从金戈铁马的碧野长鬃飘飘一路悲嚎呼吁……

我乘着李白的轻舟，纵情荡漾于孟浩然的山山水水；骑着贾岛的毛驴，来到王维的边塞，一路跌跌撞撞；牵着杜甫的病马，慢悠悠地走在古道西风里，听到了马致远的病马在嘶鸣，看到了断肠人在天涯的无奈。

纵观四大名著，犹如闻到了四朵金花的芳香凝云绽放在视野之上；喝着陶渊明的菊花茶，悠悠来到了南山；品着刘伶的缸酒，我醉卧牡丹亭，做起了临川梦。

夜深了，月光有点冷，清风徐徐，水泊不兴。把满月浸在我简陋的出租房的古窗上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安居不用架高堂”让我的心灵有了满足。“满室书香关不住，一缕书香出墙来”让我感到一年四季春常在。

读书真好，尤其是在月夜酌酒小饮，“融汇万象于胸间，容纳八荒于肺腑，接听天籁玉灵台。”古人把天地人间正道蕴含镶嵌在充满油墨香的纸上，放射出硕儒凝思的人性光芒。

我的陋室虽简，没有电脑网络，依旧满屋书香芬芳扑鼻。网络有网络缺憾，因为它看不到移动在泥土底部的蚯蚓在翻身，听不到飞翔在绿色荷叶上的彩色蝴蝶在吟唱。

月夜品读古今真好，虽然没有妻儿陪伴，那是缘分的聚聚散散，分分合合顺应自然，

夜深人静，当尘世的浮华殆尽，尘埃落定，我一直在静静地思考……



古華風

余晖

■ 唐家慧

副刊投稿邮箱：

1275846693@qq.com

岁月情怀

到老师家吃饭

■ 高明昌

我读初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待遇自豪到现在，我的语文老师徐菊蓉特别欢喜我。她对我说，高明昌，下雨、落雪、结冰了，中午就别回去，到老师那里吃饭。我真的是去的，有时候天连着一个礼拜不下雨，我就对天充满敌意。我的母亲对我说，这个老师待你这样的好，你就叫她叫干妈吧。我对母亲说，老师只叫我吃饭，不叫我认干妈。寒假前一天，下雨了，我希望雨落大，最好雨天雨地，但雨就是东一点西一点，下课后我悄悄地走到老师身边问，老师，我中午不回去？老师眼睛一瞪、面孔一愣，看了看天，看了看路，马上说，哦，可以啊，也可以不回去的。中午，我急匆匆地去了老师那里，老师正在煤油炉里噼噼啪啪地烧着饭菜，见我来了，笑了笑对我说，你先到门口，好好看看雨吧！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心里想，雨没啥看头，老师才好看着呢！我的老师是上海舞蹈学院毕业的，是学舞

蹈的。那个身材，那双眼睛，那双手，那个步态，都是一首耐读的诗，都是美丽的象征。徐老师既不以貌取人，也不以貌待人，我作文时假客气说自己像黑炭，老师批语“白来白送，黑来有用”，我不知道老师怎么会知道老家的土话的，而且会运用得体，想来一定是多次家访的结果。

雨是必须认真看的，这一看就看出惭愧。我发现了，我作文里写的雨都在睁眼说瞎话，是心中的雨，作文纸上的雨。我说，雨，滴滴答答；雨，淅淅沥沥。现在，我听了半天，这样的声音一记也没有听到，我倒是看见了雨点落地的样子。雨落了下来，硬一点的地上会溅出来，四散开去的，点状极为模糊的；软一点的地会溅出一个黄豆般的小洞，然后慢慢化开，形成一个硬而大的水坑的，坑面很毛糙。雨掉入了河里，会形成许多的涟漪，涟漪会一圈一圈地荡出去，疏疏落落，直至被其他的涟漪化

掉、淹没，始终不发出声音的。老师喊我，吃饭了，我才缓过神来，缓过神来的还有我心底的想法，我对老师说，落雨是没有声音的。

老师说雨一定有声音的，但现在不看雨了，管吃饭。我还是东张西望，老师停下碗筷，不说话了，干脆看着我的面孔，这神情特别像母亲看我的样子。我吃饭了，有扒拉的声音，老师说慢点，待我们吃完饭的时候，雨真的下大了。老师说，听雨吧。自己洗碗盥去了。听雨？我会听么？就像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一样，我必须做出样子来，侧脸，竖耳朵，让老师看到形状就行。此时的雨织成了一道雨帘，一眼望出去，还是看到了几柄黄色的雨伞在雨中慢慢地游动着，那是如父亲一般男人撑的伞，他们是不管雨小雨大的，雨打在雨伞的上头，脚在泥地上拔出拔进，雨和地、水和泥碰在一起，融在一起，雨中的父亲没有跟踪，也没有诗意，他们要走过去，去做该做的事情，

所以再大的雨水，再响的雨声，一切与他们无关。

与雨声有关的是我，雨打在了老师家的窗户上，连续不断，劈啪作响，随着响声，雨水化为雨点，雨点就像颜料一样地散开、落下，窗户底座的接缝里漫出了点点雨水，迅疾地流向壁根，沉入泥地，再也看不见。这过程很像一次笔尖的涂抹，非常随意而又自然。是的，向地上倾泻前的雨水是线条，有了窗户的雨水是雨点，无声与有声的区别是雨的大小，雨的大小是雨力量的比较，一小一大之间，能看出雨的形态，雨的层次，还有雨的欢乐与苦恼。老师又喊我了，高明昌，我们去班级了。我转身，看见老师在撑一把伞，一把上海带来的阳伞，伞撑开了，往天空撑去，底下一片空旷，出门跨脚，老师把我挽她的身边，很近、很近，老师的一只手穿过我的后背，抚在我并不宽大的肩上，轻盈而又坚定。我幸福得无以言表。

诗以言志

贝港即景

■ 郑昌时

鹤鸣声声催梦醒，
蛙鼓咚咚叩窗门。
得天独厚小公园，
绿树繁花水盈盈。

彩色塑道绿丛映，
恰似九天彩虹影。
只因健道有神韵，
走出健康精气神。

三五成群多媪翁，
家事国事唠不停。
说说笑笑享小康，
囊中羞涩今充盈。